

国内第一部快疾情节长篇小说



惊悚、惊情、惊案、惊爆



三张脸

常克 著

群众出版社

三张脸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张脸/常克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14-3062-4

I. 三…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013 号

三张脸

常克 著

责任编辑/闫晓玲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419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014-3062-4/I·1290 定价:25.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悬疑小说，一部惊案小说，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另类的迷情小说。但无论如何，作品语言那种别具一格的凝炼，为读者留足了充分想像的空间

长篇小说《三张脸》在创作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结构上的链接式、叙述手法上的纪实风格以及急剧推进的情节冲击效果。

三部之间情节相对独立，内涵互为补充。

小说以凝炼的语言，出人意料的情节转换，直击人性的幽微，展示对生活多棱性的高度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思考。

第一张“脸”，“模糊的表情”：原本性情纯朴的中年农村妇女吴丽蓉千里迢迢从贫瘠的山村来到喧嚣的都市，只为倾吐那个深埋心底 23 年的秘密。然而梦未圆，心先碎，她在静夜的无限惊愕中，活生生被人杀害在浴室之中……

第二张“脸”，“恐怖的幽脸”：在一个冷雨敲窗的夜晚，都市丽人乔娜娜惊惧而死。紧跟着的数日之内，前后三条人命魂飞魄散，给人留下一连串疑问……

第三张“脸”，“魔鬼的面孔”：以更为宽泛的背景，揭示了一群正反面、不同地位和社会追求的人物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内心彷徨以及善与恶的刀光剑影的搏杀！踌躇满志



三张脸

的“冷美人”女副市长佟妮娅光天化日之下突遭追杀，从而引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诡谲黑幕。激烈的大搏斗令人难以想像。然而，故事并未结束……

小说着力刻画了高剑曦、郑直民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围绕几桩稀奇古怪的命案，突出其正义、严谨、嫉恶如仇的刚直禀性，同时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们心灵深处那种普通人的性格冲突、情感渴求和困惑。

曲折跌宕，扑朔迷离，这是小说的重要看点；而情节转折之间的诱导性描述，又为读者的充分想像留足了空间。

第一部：

模糊的表情

1. 疑凶的影子

新千年的第一个情人节，即2001年2月14日的入夜，地处东南沿海的南滨市东郊发生了一桩极其古怪离奇的猝死命案。

案发地点是在一处名为“憬福新苑”的温泉花园小区。小区依山而建，清一色仿欧古典式建筑风格。这座落成于一年前的人间天堂在建筑上的神来之笔主要浓缩在室内卫生洗浴区：小区几百住户的室内浴室都配套修建有从附近火山岩地质带中引入的天然温泉，一种乳白色的莲花状温泉浴盆与之相辉映，这种梦幻般独有的韵致曾经被作为经典而在本市地产界享有盛名。

死者名叫吴丽蓉，女，42岁，是市中区“诗情画意”鲜花店的女老板。死亡现场是在浴室：死者全身赤裸仰面浸卧在自己套房卫生间的莲花状浴盆中，双脚撑出浴盆外侧，头部和上半身都浸泡于仍在冒着热气的浴水中，早已停止了呼吸。看上去，这是一起正常的猝然溺毙死亡事件。

第一个目击上述现场并迅速报警的人叫薛慕霖，他是本市一所大学的生物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又尴尬又狼狈地先作了一番声明：一年多前他在鲜花店偶然碰上吴丽蓉后，彼此逐渐熟络起来，后来便同居了。当晚9时50分左右，他照例驾着自己的那辆二手本田轿车来到吴丽蓉门前，先是按了一阵门铃，见久久没有反应便掏出钥匙开了门。各房间灯光大亮，但却没见人影。他一面喊着吴丽蓉，一面东瞅西望地找人，最后竟然在浴室里看到了令他惊骇万状的一幕。

命案蹊晓。南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高剑曦带着侦查员邓建国、小施、小袁以及痕检技术人员快速赶到了命案现场。

经现场初步勘验，死者神态并无异常，身上找不到任何创击、抓扯或勒压等等暴力痕迹，更无被强奸的迹象。通过对死者进行直肠测



三张脸

温并结合尚无尸斑、尸僵等等尸体现象，可以准确计算出死亡时间是在当晚的9时至9时15分之间。从尸体现象的种种反应来看，差不多可以认定，这是一起在温泉浴洗浴过程中意外发生的自然溺毙不幸事件。

此外，死者的房门及窗户关闭完好自然，也没有发现丝毫撬击破坏痕迹，室内陈设井然有序，没有看到明显丢失什么东西。这些现象完全排除了吴丽蓉死于入室抢劫的恶性暴力行为。

高剑曦也在尽量说服自己，认可这是一起意外的正常自然溺毙。面对无明显暴力痕迹的命案，他的经验是首先假定其死亡的正常合理，然后才站在相反的角度去检视每一个细节，捕捉疑象。

他在屋里来来回回又观察了一番，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浴盆上。就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跃出某种闪念，遂取出尺子在浴盆内沿及外侧分别丈量了一番。这时候，一个疑问清晰地映现在他头脑中：死者身高已查明为1.63米，这个浴盆的整体长度才1.7米，而内沿长度最大只有1.5米。照理讲，无论死者当时怎样犯病滑落跌倒，也不至于恰好把上半身浸滑到盆底。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么，吴丽蓉就死得太奇怪了。

尽管暂时无法确定吴丽蓉的真实死因，但高剑曦毕竟已经心存疑问。第二天上午，大队法医室对死者进行了细致的法医尸检。

剖验过程中有一个新发现：死者左胳膊上有一处不明显的擦伤。但是，这很快就被证明是死者在溺水瞬间自然挣扎的结果。除此之外，在尸体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外来暴力痕迹。但愈是这样，高剑曦心中的疑团便也愈来愈大。

下午签发的尸检报告表明，死者没有心脏病史，这又排除了死者因心脏病引发痉挛导致昏厥致死的推断。更为奇怪的是，死者虽有一些溺死特征，但症状却并不突出，此外也没有新发现足以证明能在热浴时骤然引起心力衰竭或中风的心血管系统疾病。最后，根据对死者内脏器官的毒物检验分析，结果也表明死者并无揣测中的中毒迹象。

据法医介绍，一般说来，人在溺水的6秒钟后即出现脑缺血，45

秒后开始昏迷，脑细胞开始死亡，随后将很快导致生命危险。虽然死者溺毙特征还不是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没有发现溺液进入十二指肠的表征，但是法医尸检报告的最后结论是，予以确认吴丽蓉属于溺水死亡。

死亡原因似乎搞清楚了，但高剑曦心中的那团疑问倒反而愈来愈大——

当一个人坐在浴缸里洗澡时，不经过强大的外力和她本身的拼命挣扎，是根本无法把她的头按到水里去的。而那样一来，现场和死者身体上将肯定无疑地会留下明显的暴力痕迹。现在的问题是，吴丽蓉溺死现场却根本找不出丝毫的暴力痕迹！

关于吴丽蓉的死因，其实法医在下午还曾作过另一种假设，那就是她也可能是死于阵发性癫痫病发作。但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阵发性癫痫病发作初期，人的身体会产生强直性收缩。从吴丽蓉的身高和浴缸的大小来看，她的上半身会由于浴缸的倾斜度而远远超出水面之上；此病的第二阶段反应是四肢强烈痉挛，这就会使四肢先向内收缩然后向外伸展。而这时身体就应当是坐着的，没理由沉入水底；发作的第三阶段则是肌肉放松，而这又跟死者的毙命特征大相径庭。

反常和离奇的背后往往潜藏着神秘的案由。现场勘验和法医尸检做到这个程度，高剑曦倒反而坚信吴丽蓉死得极其缺乏理由，背后一定有个某种暂未解开的谜底。他现在宁肯假定这是一桩手段高明的谋杀案。

高剑曦产生了第一种推测：薛慕霖教授正是那个高深莫测的谋杀疑凶。

理由是：一、薛是搞生物工程研究的，他应当熟悉人体结构和相关医学病理知识，以他的知识结构找到一种干净利落的杀人方式应当不成问题；二、他与死者之间事实上属于非法同居关系，或者说是那种时髦的“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情人关系，他出于某种暂时不得而知的情感缘故，失手或故意置吴丽蓉于死地，这并非不可能。

三张脸

高剑曦之所以产生这个大胆推测，那是因为，目前掌握的仅有疑点使人确信，如果吴丽蓉真的是死于暴力，那么，疑凶必定跟她很熟悉，能顺利进入房间甚至还有可能握有房间钥匙。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解释现场为什么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暴力痕迹。

高剑曦之所以假定薛慕霖有谋杀作案嫌疑，最后一个原因是：突发于夫妻、情侣间的命案在无特别明确的痕迹证明系外部暴力所为的情况下，那么，死者的对方往往会被作为第一犯罪嫌疑人而进入侦查视线，然后再逐一排除其疑点而最终确定真凶。这几乎成了一般的侦查思路。

现在既然假定薛慕霖涉嫌谋杀吴丽蓉，那么，他的涉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他具备作案时间；其二，从吴丽蓉死亡事件中，他能得到某种好处，也就是说他有作案动机；其三，他具备高超的谋杀手段。

案情紧迫，刻不容缓。2月16日，也就是吴丽蓉神秘猝死的第三天，法医进行了死者法医复检，同时还邀集了几位医科大学经验丰富的专家介入。另一方面，高剑曦再次询问薛慕霖，单刀直入了解他在命案发生时的行踪以及相关情况。

薛慕霖教授此时的神态已比命案当晚要冷静得多。他说，那天晚上从7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大约9时40分时，他是同一位名叫任蕊的年轻女孩子在一块吃饭的，具体地点是在一家名叫“新人类”的中档酒楼。任蕊是他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几个月前才来到南滨打工，目前在南滨市汪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任文员。后经高剑曦派去的手下探案组侦查员调查了解，证明薛慕霖讲的是事实。“新人类”酒楼老板也证明，那天晚上薛教授的确是在这里和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在吃饭，9点半钟左右才结账买单，两人一齐走的。他甚至还记得那女孩好像喝了不少酒，哭哭啼啼踉踉跄跄的像是在撒娇。询问任蕊，她据实说那天晚上是她主动请的薛老师吃饭。

很明显，命案现场的勘验和随后的法医尸检都说明，吴丽蓉的死亡时间是在2月14日晚上的9点至9点15分之间，而这个时间薛慕

霖教授正在酒楼同昔日的学生任蕊饮酒吃饭，不具备作案时间。

但，高剑曦却始终被脑子里的那团疑云搅得透不过气来。小小浴缸居然会活生生淹死一个中年女人，这无论如何都有点说不过去。

终于，命案发生的第三天下午，法医复检结束后送来了最终尸检报告：吴丽蓉死于他杀！

据法医和专家们介绍，猝死现象很复杂，发病原因也很多。现代医学证明，来自外界的某些骤然反射同样可以导致突然死亡。具体地说，吴丽蓉的确死于溺毙，但是在暴力的作用下发生的猝然溺毙。那晚命案发生的可怕情形现在已经可以这样来进行描述：吴丽蓉正怡然自得地坐在浴缸中洗浴，这时候一个人进来了。她应当认识那个人。也许她当时曾觉得很意外、很尴尬或者很害羞，但却并没有表现出害怕或发出惊叫声。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那个人在她毫无防范之际突然间抓住她的两只脚，猛地向上一提，尔后又乘势往后一拉。只一瞬间，她的头部和上半身骤然滑落到了水中。此时，她的鼻腔和咽喉陡然遭遇进水，造成对心脏和中枢神经的强刺激影响。几秒钟之内，她顿时失去知觉，再也没有醒来。

从理论上讲，在她溺水失去知觉的几分钟内如果加以有效的紧急救护，她或许还有生还的可能性。问题是，当时没有人这么做。

2. 离奇的线索

查明吴丽蓉真实的死因，使这件依然神秘怪异的猝死命案由此取得了重大进展。南滨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了“2·14”专案组，由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孙猛任组长，高剑曦副大队长任副组长，全力以赴侦破此案。

薛慕霖教授仍然没有被排除出侦查视线。原因在于，虽然命案发生之时他正在“新人类”酒楼跟昔日的学生任蕊一块吃饭，这也仅仅

三张脸

只能证明他没有亲作案。反过来说，假定他具备作案动机，那么，他仍然有条件实施这起不见血光的杀戮：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更为隐蔽的谋杀方式，譬如雇凶杀人。

另外，那个杀手的身份也太特殊了。试想，一位全身赤裸正在洗浴的女人，面对一个突然走进浴室的人却没有反应出惊慌失措，这只能说明那个人要么也是女人，要么就是跟她关系异常亲密、并且身体强壮出手敏捷的某个神秘的男人。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疑凶与死者非常熟悉亲密，最起码也是彼此认识。

在“2·14”专案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高剑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谈了此案下一步的侦查方向：第一，正面出击，找薛慕霖教授详细了解他与死者的交往情况，从中寻找线索。第二，立即清理调查被害人吴丽蓉生前的社会关系网，从中发现新的疑点，缩小摸排范围，擒获真凶。

现在先来看薛慕霖教授这条线索。

薛慕霖，西南某市籍贯，今年44岁，曾经当过知青，回城后刻苦自学终于取得理工科大专文凭。后在厂子弟学校任数学及生物课教师。再后，调入城郊某所中学任教。十年前办理停薪留职手续，随南下打工淘金潮来到南滨寻求发展。在经历了严格的两年试用期之后，人事关系正式调入南滨大学，先后担任生物系教师、教研副组长、讲师，直至晋升为副教授。该人治学严谨，教学上很有一套，特别在细胞工程、植物学、芳香学和生物芯片开发以及生命科学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甚为学生敬慕。他在教学及科研同时，还兼任数家企业高级顾问，每月有可观兼职收入。

薛慕霖身材魁梧，形象端庄，谈吐风趣洒脱，为人谦和，给人印象良好。十年前为破釜沉舟远赴南滨，闹到与其妻失和并很快离婚，从此再无婚史。看上去此君的惟一缺点是个人生活比较随意，在南滨先后曾与好几位中年或年轻女孩有过情史或同居关系。有反映证实，三年前，他任课的毕业班上有位名叫庄婷婷的女学生曾疯狂地追求过他，声言此生非薛不嫁。那位庄婷婷生得美艳欲滴，有系花之称。据

说有一段时间，薛亦情不能自持与庄小姐如火如荼。后来不知何故，二人渐渐疏远。结局是，庄婷婷在两年前嫁给了一位私企大款、南滨市汪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老板汪烈。

看来，这位薛慕霖教授不单事业有成，情场也是一路春风，他那高深的象牙之塔里不仅布满智慧和实验器皿，也不乏温柔缱绻的时尚风流。据说他与吴丽蓉认识不久，两人便双双坠入爱河，直至发展到另筑温柔巢，梦幻留连，形如伉俪。

高剑曦通过归纳薛慕霖教授的有关个人概况，对其个性作出了初步描述：刻苦、严谨、执著，有远见有成就，办事敢下决心，并竭力而为之；弱点：顾面子但又不屑旁人的议论；心仪漂亮女性；懂得享受生活，但不奢侈。

惟一有点价值的情况是，死者吴丽蓉所住套房的房产证主人却写的是薛慕霖的名字，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关于房子的产权问题，薛慕霖教授作了平静的解释：房子是他赠送给吴丽蓉的。假定薛仅仅是为了讨回那套价值 19.9 万元的房屋的真正使用主权而不惜铤而走险取人性命，这实在又很不符合逻辑。种种迹象表明，薛慕霖没有作案动机。

再来看看第二条线索，即死者吴丽蓉个人情况及其社会关系。命案的第五天，即 2 月 18 日，侦查工作取得的新进展令高剑曦大为吃惊，深感他算是遇到了一桩烫手的疑案。

吴丽蓉的社会关系之广、之复杂，大大超出了高剑曦的预料，这无形中使案情变得更加高深莫测。

42 岁的吴丽蓉祖籍在西南部某贫困偏僻的山区，不知何故居然一直未婚，一年前辗转来到南滨。早先曾在几个房价不太高的居民区租住过廉价房，那段时间其生活来源不详，半年前才搬入条件优越的“憬福新苑”。为取得相对稳定收入，死者在来南滨不久后开了一家“诗情画意”鲜花店，生意渐旺，甚至慢慢超过了同街的其他鲜花店面。吴虽然人到中年，却容颜未褪，姿色宛然，依然充满魅力。

走访调查和采用技侦手段的结果显示，吴丽蓉在最近一年中的社



交面骤然变广，其中不仅有普通市民、打工妹、打工仔、生意中人，也有机关干部和院校人士。这本来不奇怪。现在流行时尚，鲜花市场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理由去光顾一番的。通过摸排比对，最后只保留了五个疑点最突出的人，其中有男也有女。这些人跟死者都很熟悉。他们分别是：薛慕霖；汪烈，汪嘉生物制品公司的总经理，私企老板；庄婷婷，汪烈年轻美貌的妻子；任蕊，薛慕霖十多年前的学生，现任汪嘉公司的文员。而最令人拍案惊奇的人物叫郑直民，他是南滨市主管金融、财贸和进出口贸易的副市长。侦查资料明明白白地显示，吴丽蓉在2月14日晚上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正是郑副市长的手机，而通话时间长达15分钟。具体数据为：晚8点49分22秒拨出，9点零3分30秒结束通话。这个发现是高剑曦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无论如何猜不出，堂堂的郑直民副市长居然跟一个花店女老板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郑副市长与吴丽蓉的通话居然发生在命案前的十来分钟里。按常规判断，这是一条很要紧的线索，至少也有助于拓宽侦查思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高剑曦明白他将只能硬着头皮、通过一定渠道去面对这位口碑甚佳的市级领导。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眼下还不至于傻到毫无政治头脑，懵里懵懂地得罪这种高层级别的领导。

至于汪烈，命案的当天下午曾与死者有过四次手机通话，每次通话时间都在10分钟以上。任蕊在2月14日下午曾与死者有过两次通话，但两次通话时间均不足2分钟。此外，调查表明，汪烈、庄婷婷、任蕊和郑直民副市长在最近几个月中都曾或多或少与死者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

这当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仍然是郑副市长。最近两月来他与死者吴丽蓉互相拨打的手机电话前后有30多次，而每次通话时间要么是10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要么就是短短一两分钟，甚至只有几十秒。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是，通话长的时段多是在下午的6点钟前后，短暂通话则是在上班时间内或夜间或节假日。

高剑曦在搜索思考这些愈缩愈小的疑点时，又发现一个新的现象：除了郑直民副市长，死者所熟悉的汪烈、庄婷婷、任蕊实际上跟薛慕霖教授同样也很熟悉。并且，已知薛慕霖目前还是汪嘉公司的高级顾问，跟汪烈过从甚密。至于郑副市长，相信薛慕霖教授跟他也绝不会陌生，这一点很快也会弄清楚。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昭示着什么呢？

正在这个悬念丛生的节骨眼上，薛慕霖教授却赶来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据他回忆，命案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开门进入吴丽蓉房间时曾嗅到室内飘忽着某种暗香，一种快要消逝的、已经很难觉察的特殊的香水味。他之所以留有印象，是因为那种香水味的香型与吴丽蓉平常使用的普通香水味有很大的不同。他可以肯定，那是一种进口香水的香型。

对于一个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尤其又精通植物学、并且对芳香学有独到研究，高剑曦当然相信薛慕霖教授那与众不同的鼻子的奇妙功能。不仅如此，出自他口中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会引起高剑曦的非常注意，因为毕竟只有他与死者关系最为亲密。高剑曦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说话。

薛教授说，经过事后再三回味，他现在敢断定那是一种男性香水的芬芳气味，其品牌是著名的法国 MINOTAVRE。薛教授顺带介绍说，该品牌的创造者即是大名鼎鼎的抽象派画家毕加索的女儿。当然，这一点与本案无关。

之所以敢这样下断语，另一层原因是他去年曾去过一趟法国。外国同行朋友曾送过一瓶这种品牌的法国香水给他，回国后，他又送给了吴丽蓉，权当做个收藏。大约一个月前，放在橱柜里的那瓶 MINOTAVRE 香水却莫名其妙不见了。为此吴还难过了好多天，直到她妹妹吴丽香说，是她顺便拿走了。

他进一步解释说，好的男性香水的味可以连续维持几个小时而不消散。它有三个味感阶段：前味、中味和后味。他当时嗅到的淡香呈



三 张 脸

现出温暖的琥珀、皮革以及类似大地的芳香，而那是典型的后味阶段的特有效果，一种法国香水才能形成的幽淡味感。在相对密闭的室内或其他空间，即使喷洒香水的主人已经离开，而那种香味却仍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至少在半小时左右。

薛慕霖反映的第二个情况是，直到昨天他才猛然想起，平时一直摆放在客厅空心壁橱里的一件乾隆红彩描金壁瓶不见了。此物形似葫芦，系清代乾隆年间的官窑制品，它以御笔题诗作为装饰纹样，集诗、书、画、印于一身，是清代雅俗共赏的装饰品。那可是件真品，传至现今就愈加珍贵了。

乾隆红彩描金壁瓶的主人原本不是薛慕霖，更不是吴丽蓉，而是那位当年曾经近乎疯狂地坠入爱河的玫瑰佳人庄婷婷的父亲的宝贝藏品。庄婷婷当年瞒着老爸偷偷地将其拿走，义无反顾地赠送给了她心中的偶像薛慕霖教授，此事曾一度在部分女生中传为美谈。很显然，后来薛慕霖教授又将此宝瓶送给了吴丽蓉。从这点上看，薛对吴的感情的确很不一般。

薛慕霖教授小心翼翼地讲，他之所以直到现在才说出这两桩事情，实在是因为吴丽蓉的不幸猝死搞得他这几天神志不清，人都有点恍惚了。

他很坦率地说，他不想成为怀疑对象，希望刚才反映的情况能有助于尽快破案，替死者伸冤。

高剑曦敏锐地感觉到，薛教授提供的这两个新情况实在是太重要了。它除了进一步佐证了法医尸检报告结论的正确性外，也为及时调整侦查方向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这也可以暂时避开去尴尬地正面接触郑直民副市长，免得出现不必要的沸沸扬扬。

虽然那种有点像天方夜谭的香水味早已飘散根本不可能再次提取，但高剑曦宁可深信它曾经出现在命案现场。另外，经对庄婷婷再次调查核实，那件价值不菲的乾隆红彩描金壁瓶也确有其事。

庄婷婷给人的印象是个快言快语的直性子人，很有些男孩子的个性。难怪她当年一阵急风暴雨便令薛慕霖教授缴械投降，匍匐在她那